

浅析萨丕尔的语言观

——兼谈萨丕尔《语言论》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的比较

吉木阿洛¹, 肖雪²

(1. 西昌学院 科技处, 四川 西昌 615013; 2. 西昌学院 彝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 萨丕尔和布隆菲尔德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二人都著有《语言论》一书。本文正是通过两本《语言论》内容上的对比,来分析萨丕尔的著作并诠释其带有人类学观点的语言观。

【关键词】 萨丕尔;布隆菲尔德;《语言论》;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 HO-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06)03-0040-05

《语言论》是萨丕尔的代表作,该书于1921年出版,出版后在美国语言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由于萨丕尔和布隆菲尔德都著有《语言论》一书,二人都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先驱,但二者的深远影响却反映在不同的领域。后者的学生后来形成所谓的布隆菲尔德学派,也就是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派,研究重点在方法论方面,并且贯彻了“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方针,不承认研究语言结构系统以外的学问是语言学。而萨丕尔及其学生却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的研究重点是所谓人类语言学或人种语言学,也就是结合操这种语言的民族(多为土著民族)的民俗、文化、社会心理等去研究语言,或通过语言去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化(广义上的文化)。所以一般认为萨丕尔和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关系不深,他应该是美国人类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本文将对比布隆菲尔德的《语言论》分析萨丕尔的著作,并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诠释其语言观。

一、从两本《语言论》内容上的对比看二者不同的语言观

在萨丕尔《语言论》的前言里,他首先说明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

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他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1]可以说这本书基本上代表了萨丕尔的语言观。该书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以类型学作为中心议题阐述语言的本质及其发展。因此就这方面来说,萨丕尔的描写语言学和布隆菲尔德的描写语言学大不相同,和以布隆菲尔德的学生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更是大相径庭。

(一) 语言性质认识上的比较

萨丕尔把语言与走路相比较,认为走路是人的遗传的、生理的、本能的功能,说话则是非本能的、习得的、“文化”的功能。他给语言下了个定义:“语言是纯粹认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2]他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习俗,他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有人用感叹词语来证明语言不是惯例系统,萨丕尔则反对这种说法。他说,感叹声音是本能,是用来发泄某种感情而已,不能算是交际的一部分。只有已经惯例化的感叹用语才算是语言的一部分。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非本能的交际方法,是表达思想、感情和愿望等主观意志的符号系统。”^[3]这样,萨丕尔的语言定义全面地包括了前人认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

收稿日期:2006-04-25

作者简介:吉木阿洛(1968-),女,讲师,主要从事彝族文化研究。

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并且把这两种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过他的侧重点显然是在语言的社会性质方面,“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4]而对于语言到底是什么,布龙菲尔德始终没有正式下过定义。他在自己的《语言论》中说,“任何言语社团的语言在观察者看来总是一个复杂的信号系统……。在任何时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语言都是一个词汇和语法习惯的稳定结构。”^[5]在此,他提到了“言语社团”的问题,认为言语社团与生理群体没有关系。操不同语言的人通婚后,不影响孩子的语言;语言是不遗传的,是后天从周围环境中习得的。在索绪尔的影响下,布龙菲尔德也把语言区分为言语和语言两方面,并具体区分出五种语言变体:文学标准体、口语标准体、地方标准体、非标准体、地方土语。

(二) 语音系统认识上的比较

萨丕尔对语音颇有研究。他熟悉许多不同类型的语言,并认真比较了各种语音系统。他最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语音系统的差别,而是各类语言的语音模式。他后来在《语言的语音模式》一文中提到尽管有些语言语音特征不同,但它们对比数目相同,区分功能相同。有些语音差别则没有区分功能。因此,语音单位可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描写,而音位则不能用发音部位和方法来区别。音位是有功能意义的单位,在某种语言的语音结构中形成严格的模式。萨丕尔认为音位系统是语言的“理想系统”,属于说话人的“直感”知识。在语音的音位学说中,萨丕尔属于“心理派”。他尤其强调语音的心理基础。但是我们在其论著中并没有发现萨丕尔制定出严格的术语系统,而布龙菲尔德则进一步发展了语音学和音位学的理论。他认为研究语言的声音时,可以不去过问它的意义,这叫语音学或实验语音学。研究发音器官运动的叫生理语音学,研究声波特征的叫物理语音学。实验语音学使我们把声音和意义相结合,同一个人讲同一个词,讲一百次就有一百种特点。语音如此不同,为什么能互相听懂?原因在于全部音响种特征中,有些是无关紧要的,没有区分作用,有的与意义有关,同一个特征在有些语言中具有区分性,在另外一些语言中则没有。在确定音位时,布龙菲尔德用了“最小音差对词测验”。同时,他还注意到不同的语音有不同的音位系统。比如英语有九个元音,意大利语有七

个元音,而西班牙语则有五个元音。

(三) 语言成分划分和语言形式理解上的比较

萨丕尔还对语言的成分进行了划分:词根、语法成分、词和句子。其中的词根和语法成分相当于描写语言学以后通常所说的语素(morpheme)。但他没有用语素这个术语,也不提音位(phoneme)。他认为语言成分不仅具有区别的功能,还应该具有指示的功能。音义结合才是语言的形式。换句话说,只有具有意义的语音才是语言的形式。他认为“根本成分(或语法成分)和句子是语言的主要的基本功能单位,前者是抽象的最小单位,后者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的叫人感到美满的体现”。^[6]他十分注意研究语言形式,重视形式的结构和模式。他认为语音结构如此美妙,不论说话人想表达什么,不论他的思想多么新奇或古怪,语言都可以尽其职责。存在于语言框架中的这一套语言形式是一个完整的所指系统,象一个数字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数量所指系统一样;象一个几何坐标轴在一定空间内是一切点的完整所指系统一样。在他看来,研究语言形式必须注意两点:语言表达的基本概念与表词根成分主要概念关系的形式手段。所谓语法过程就是表示一个附属概念与词根成分主要概念的关系的形式手段。他在书中区分出了词序、组合、加词缀、词根内部变化、词根的全部重复或部分重复、重音区别六种语法程序的类型,并对语言形式所表达的各种概念作了分类。在论述中他认为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概念是不对等的,形式落后于内容的表达,“形式比它的概念内容要活得长。二者都在不停地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形式留恋不舍的时候,精神已经跑掉了或变样了。”^[7]而布龙菲尔德在自己的《语言论》中首先区分了自由形式和粘附形式。不能独立使用的叫粘附形式,如Johnny和Billy中的-y, playing和singing中的-ing;能够单独使用的叫自由形式,如John, Bill, play, sing等。有些语言形式与另一些语言形式在语音和语义上部分相同,这叫复合形式。复合形式有组成成分构成。只出现在个别复合形式中的组成成分叫独特组成成分,例如cranberry中的cran-。复合形式皆由词素组成。如:Poor John ran a way中有五个词素poor, John, ran, a, way,这叫最终成分。布龙菲尔德认为,词素的意义不是语言学所能解决的问题。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包括许多小小的符号单位。一种语言中的有意义的形式排列就构

成这种语言的语法。这种排列有四种方式来实现：次序，即组成成分出现的先后；变调，也就是次要音位的使用；语音修饰，即主要音位发生变化，如 do not 变成 don't；选择，就是说排列相同而成分不同，意义也就不同。另外布龙菲尔德还制定了表达的术语或对立关系。应该指出，布龙菲尔德反对传统语法把词分成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主张用形式类这个概念。要描写一种语法，就是说明语言使用者赋予这些形式类的各种特征，他认为形势类应根据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来区分，但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四）语言变化规律认识上的比较

关于语言的变化规律，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语言来自各个说话人的言语变体。如果把所有人的变体都加以描写，能否预料语言的变化趋势呢？不能。这是因为个人变体是随意的，而语言变化有一定的方向。变化的趋势是语言使用者对个人变体的不自觉地选择。符合趋势的被接受了，不符合趋势的就被抛弃了。所以变化本身又包含着继承性和延续性。他以 Whom did you see 为例，是为了说明语言变化中的三种趋势。第一是消除主语形式和宾语形式的区别。第二即用词在句中的固定位置来表达词之间的句法关系。第三种变化趋势是减少词的变体或派生，使词与概念的关系呈现简单、直接对应关系。萨丕尔认为只讲字形变化趋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语音变化趋势。他说，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成分，每一个音，都处于缓慢的不断变化状态。语音变化趋势是看不见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还认为语音变化更多的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因为发音的难易是相对的。而语言的演变是一种“沿流”。语言的沿流有一个总的方向，他把它叫作“坡度”（slope）。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类推作用。他通过原始日耳曼语的 fot, foti（“脚”的单复数）和 mus, musi（“老鼠”的单复数）演变成现代英语的 foot, feet 和 mouse, mice 的音变过程总结出语音变化至少由三股基本势力形成：一是沿着特定方向发展的总趋势；二是有一种调整趋势，以保持或恢复基本语言模式；三是一种保护性趋势，以避免发展总趋势带来过大的变化。显然，萨丕尔的解释还只是一种猜测，语言变化的真正动力并没有解释清楚。

对这一问题布龙菲尔德却认为语音的变化实际上是口腔运动习惯发生的变化。语音变化总的趋势

是简化口腔的运动，如辅音音丛被简化为单个辅音；词尾辅音音丛简化；音位间的同化作用；词尾辅音由浊变清等。语言的变化当然不局限于语音的变化，有些语言在词源上找不到什么证据。也有些变化属于类推变化，就是根据其他形式的变化规律类推推出另一个形式的变化。如古英语中，cow 的复数形式是 kine。但是根据 sow, sows 的变化，有人开始使用 cows 这个复数形式。

（五）两本《语言论》哲学基础的比较

通过两本《语言论》内容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萨丕尔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语言，而布龙菲尔德主要从语言本身出发去研究语言。严格地说，布龙菲尔德并没有提出新的语言理论，只是在新语法学派和索绪尔的影响下发展了鲍阿斯的理论。而且两个人分别受不同的心理学派的影响，因此在很多观点上必然存在差异。我们知道，萨丕尔深受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学派的克罗齐《心灵哲学》的影响，比如从克罗齐的观点出发，认为“词”和“句子”都是艺术品，跟语法范畴无关；“词类”问题是古老而无聊的问题。不同的是，布龙菲尔德受到了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用刺激—反映论来解释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S \rightarrow r \cdots s \rightarrow R$ ，这里 S 指外部实际刺激，r 指语言的代替性反应，s 指语言的代替性刺激，R 指外部的实际反应。另外，萨丕尔的语言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比较全面；而布隆菲尔德的弟子们只强调研究语言的结构系统。

二、萨丕尔《语言论》的影响

从萨丕尔的《语言论》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语言学说有较大影响的是它的语言模式理论。他举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英语和德语分开以后产生了同样的复数形式，英语的 foot（脚，单数）；feet（脚，复数）；mouse（鼠，单数）；mice（鼠，复数）和德语的 Fuss；Füsse；Maus；Mäuse 完全平行。在古日耳曼语，在最古代古高地德语文献中都没有这种元音交替现象，直到公元一千年左右这种元音交替现象才开始发展，而这时候英语和德语早已分开。看来这种平行的发展是由某种共同的内在趋势早就决定了的。这即是语言的内在“模式”在起作用。无可否认，这种现象事实上是存在的，需要语言

学家作出解释。所以不能简单的把萨丕尔的模式理论斥之为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

萨丕尔的语言学说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他有关“语言相关论”的观点。他在《语言论》中明确指出“语言、种族和文化不一定相互关联”,^[8]可是他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一文中却宣称:“语言是了解‘社会现实’的向导。虽然社会科学家通常并不认为语言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语言却强有力地制约着我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过程的所有的看法。人类并不仅仅是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生活在一个社会轰动的世界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已经成为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表达工具的特定的语言。认为我们适应现实主要并不靠使用语言,认为语言仅仅是解决交际和思考方面的特殊问题的一种偶然用到的工具,这实在是一种错觉。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关集团的语言习惯不自觉的建立起来的。从来没有两种语言相似到可以认为代表同样的社会现实。”^[9]萨丕尔这种想法在《语言论》中已露端倪,后来他更走向了极端。他的学生沃尔夫把这种观点进一步发展,并做了一段绝妙论述,使几代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争论不休:“……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被用来分析自己的种种印象、综合大脑中的一切东西。……我们之所以按照一定的方式解剖自然界,把它组织成许多概念,并赋予特定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同意按这种方式来组织自然界。这项协议适用于我们的整个语言社团,并用我们的语言模式固定下来。”^[10]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立刻引起哲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注意。从此以后,许多语言学家进行了调查、实验,就语言与思维、文化、行为及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等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过于绝对化。换句话说,语言对思维、行动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不能说,人的思维和行动受着语言的“残酷”限制,而不能冲破语言的束缚,只能做语言的“囚犯”。萨丕尔在《语言论》中已经认为思维是依托现成的语言形式来进行的,似乎语言先于思维;语言是现成的“胶囊”,可以顺手拿来“包装”思维内容。这种观点

进一步片面化,很自然会得出语言模式制约思维模式的结论。应该说,现成的语言形式对思维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无中生有的。比如彝语的亲属称谓分得很细,男性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与女性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称呼不一样,而汉语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称呼都是一样的。这样看来,现成的语言对后人的思维和认识客观世界的确有一定影响,但也就是有一定影响而已。在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上,应该说思维是第一性的。事实也是如此。以前由于望文生义而造成的错误,随着人们对现代科学地掌握而消除,比如以前人们一直认为“鲸鱼”属于鱼类,后来才知道它实际上属于哺乳类动物。这说明现成的语言制约不了思维,倒是思维会改变语言成分的内涵。萨丕尔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夸大了现成的语言形式对思维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那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语言制约不了思维,思维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

三、结语

综观全书,萨丕尔丰富的语言知识及流畅的例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引用的语言多达60种以上,这些语言几乎遍及全球,特别是书中提供的美洲印第安语的事实更是让人大开眼界。萨丕尔对语言事实的尊重精神是他留给以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遗产之一。他继承了鲍阿斯的观点,要求人们重视针对具体语言进行描写的必要性,正如上述,对语言的本质和发展在某些方面他有深刻、独到的见解,不过他并没有提出完整的分析方法和手续,而且书中也没有制定严密的术语系统。萨丕尔在1929年又发表了一篇基础理论性的论文,题目是《语言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地位》(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加以补充。他强调语言模式的心理基础,这使得他的学说在行为主义盛行的时期一度受到人们冷落,但是一旦语言的心理现象受到重视时,人们自然会想到他。在萨丕尔影响下形成的美国人类学、人类语言学、人种语言学特别重视语言和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至于他后期的语言相关论,显然是极端化了,但是瑕不掩玉,他在语言学史上的贡献并不能因此而抹煞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2] [3] [4] 萨丕尔著. 陆卓元译.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P1. 7. 7. 4.
[5] 布龙菲尔德著. 袁家骅译.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6] [7] [8] 萨丕尔著. 陆卓元译.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P28. 87. 193.
[9] 萨丕尔. 论文化、语言和个性(英文本)[M]. 1929. P68-69.
[10] 刘润清编著.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P139.

On the Linguistic View of Sapir

——And Comparison between Sapir's and Bloomfield's works

JIMU Aluo¹, XIAO Xue²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cations,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2. Department of Yi Languag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E. Sapir and L. Bloomfield are very famous linguists. Both of them wrote *Language*. This paper analyzes Sapir's *Language* and interprets his linguistic view with anthropologic opinio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apir's work and Bloomfield's.

Key words: E. Sapir; L. Bloomfield; Language; Linguistic View

(责任编辑: 张俊之)

~~~~~  
(上接 32 页)

ZHANG Yu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under the threat of foreign cultures represented by the west. This paper takes the Chinese film and TV program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why this happens and suggest solu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Glob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Film and TV Program Industry; Protection of Culture

(责任编辑: 张俊之)